

鄧太史評選三國策卷之八

汝郡方叔劉宣化述

金陵龍泉唐廷仁校

吳

大帝二 凡二十八章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張紘建議
都秣陵

張紘說吳主曰秣陵楚武王之所制也中山龍蟠石城虎

踞昔秦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云其地有王氣故掘斷連

岡埋金以鎮之此金陵之所由名也今處所具存地有其

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吳主善其議未能從也劉主之東

秣陵天府
其開關俱
米更千萬

也宿於秣陵周觀地形歎曰此王者之都也謂吳主曰秣



年乃歸然
一大都會
非地脉至
此而顯也
先時俱事
北方自北
而南亦氣
數不耶

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五方埋水軍將軍有意圖
徐州得無當移據之乎。吳主曰。玄德愛孤。智者意同耳。遂
都焉。北方之士聞之曰。天下都會。非獨關中。乃秣陵亦天
府也。秣陵之所以得列名都於海內者。啓於紘而成於備。
評曰。地脉興衰。自有時。秣陵王氣之所聚也。張紘啓之
先主。贊之。故權得成。其計北界長江南。收吳會。是亦東
南之大觀也。

張温以名
廢

張温少負大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吳主亦以為張允不
死也。徵至。延見。改容禮之。温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
君宜明之。奉使入蜀。諸葛亮竒其才。既還。盛稱蜀政。吳王

張温以手
名累已印

晦以此受
廢物之理
也。里巷无
聞之士。退
而優游。亦
足自樂。乃
附青雲以
施聲借曹
丘以延李
居則併
出則咸
者世豈鮮
哉

不悅。又嫌其聲名太盛。眩惑衆庶。恐終不為已用也。思圖
之。會暨豔敗。連坐。遂廢豔者。温所引致。為選曹。即豔性狷
厲。好為清議。區別賢愚。與温同情。温未敗時。餘姚虞俊歎
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
見其兆矣。諸葛亮聞其言。不以為然。後乃服俊之有先見
也。亮初聞温敗。不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
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君子曰。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
惠恕之廢。其取名之多乎。

評曰。甚哉孫權之忌才也。桂以芳。折蘭以香。藝張温之
謂矣。孔明謂其清濁太明。善惡太分。以此取敗。其或不

張紘諫孫權出軍

然孔明謂孫權能用亮而不能盡亮設亮委質於吳權且忌而收之矣乃知先主不可及也

吳主將出軍張紘諫曰今日之事有可能也者有不可能也者有可知也者有不可知也者吳主曰何謂也紘曰保有江東據其險塞徐以觀變乃圖大舉此可能也者越淮渡江拔除彊寇舍水趨陸欲幸成功此不可能也者戰艦浮江閩騎蔽野主將一心三軍用命此可知也者勞逸既殊主客亦異須臾變化勝負遂分此不可知也者夫北兵勁悍原野又其所長而我千里趨敵掠則無所助運則不可繼此兵法之所忌也名號尚存形勢不敵而又以曹公

三國之時南北相圖然其長洲南自為南北自為北各守境

行之彼兵有辭我舉不順此人心所不與也自古帝王受命雖有皇靈佐於上武功昭於下然須以時動乃足為威耳麾下值四百之厄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定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植任賢使能務崇寬惠吳主悟謝曰謹受教乃不敢出軍專以恤江東為憂吳主用紘策卷甲致弓與民休息荆襄之間民以富饒

評曰輕剽之計儼捷者喜焉持重之謀湛潛者采焉張紘之論無甚奇見乃其安國家制長久乃無以易權能謝而受之真賢主哉

孫權與曹公

曹公出濡須吳王水軍拒守數挑戰不出乃為戲與曹公

曰孤居江南舟楫為業魚鱉為侶三世於茲自謂於上國
可幸無罪乃辱丞相暴師江潁敝邑雖小帶甲數萬戰艦
萬艘丞相遠來孤敢不待然竊料北方平野車騎得施任
丞相所縱橫所在得志丞相但見北方之利而不見南方
之害舍車騎而爭於舟楫之間非計之得也虎豹撼山震
嶽而以之攀木傳枝越險登峻則不如猿獼何者非其所
長也今相拒不遠丞相試觀吾部武孤率文身之衆鼓陽
侯之波出沒烟雲之中上下風濤之內孤恐丞相不能竟
觀而罷也春水方溢丞相宜急退恐有載胥之禍噬臍無
及孤亦願丞相來來必不還丞相以梟雄之姿居釜鬲之
其信權獨至耳

地為苦天下丞相不死孤終不安然竊謂丞相長於料事
必不拙於用短也敢因下吏緣佈腹心公得賤語諸將曰
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評曰師中利害決於理而已如其理出於敵人之口可
信也如其非理出於左右腹心之口不可信也孫權致
賤曹公信之可謂決諸理矣

呂蒙牧羊之喻
呂蒙襲羽之謀惟羽
權同魯肅以下皆所
不協孫皎

吳主使呂蒙襲南郡而令孫皎與蒙為左右部夫督蒙說
曰臣從谷中來見二童子共牧一羊一童子牽而前一童
子曳而後既而亡羊其主怒而笞之臣謂其主曰是非童
子之過也而若使之不當也向使以一人牧之雖十羊可

何人備殺

樣一露固

乃欲密也

也。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恃為將久又俱督也。遂與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吳主於是寤。謝蒙以蒙為大督。命蒙為後繼。遂定荊州。

評曰。何曾請立副貳。呂蒙不欲外監。何其見之不同也。懿有大志。故立貳以防虞。蒙秉至誠。故專征以立效。其所繇殊也。

呂蒙為魯肅畫策

呂蒙屯尋陽。魯肅過其屯下。不欲見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乃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以備不虞。肅曰。臨

五策如繫蹄。又如累馬。虎雖虓。不敢入於其中。

羽無圖吳之意。蒙不道欲伸其說耳。然以羽梟勇。若平視之後。

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曰。勇而義。勇則難以力取。義則不可間。去声。入。然性頗自負。好陵人。獨有可以計襲耳。蒙以為宜進諂言。頌其功德。使其志昏。過自卑損。望風避讓。使其志盈。一意脩好。解備弛禦。使其防疎。境土之民。時加恩澤。使其眾携。老成卻退。擊立新進。使其意玩。此五策者。固必禽之術也。肅愕然曰。君計則妙矣。非其至也。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曰。不然。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

諸國則志
於扶漢則
未

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
便東向者以蒙等尚存耳今不於疆壯特圖之一旦先犬
馬填溝壑雖欲陳力其可得邪肅無以答退而歎曰國家
若用子明之計閔羽可禽曹操終不可破也君子謂肅可
謂知大計矣

評曰曹欲存羽以制權肅欲存羽以滅操各見其大乃
羽之存亡係三國之輕重真英傑也而胡其不自愛也
豈亦天不祚漢也

曹公使人
也孫主

吳蜀連和曹公患之使人說孫將軍曰今天下三分魏有
其二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健卒百萬戰將千員車數千

言吳疆以
驕之又言
魏疆以懾
之談客反
覆無非悚
動人听耳

輜騎數萬足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樂死主嚴以仁將
智而武雖無出兵甲畫大江以北折天下之疆半今為二
國謀者無以異於驅羊而搏虎也夫羊之與虎不格明矣
將軍不與虎而與羊竊以為將軍之計過矣今天下疆國
非魏而吳非吳而魏兩國各居一方長江為界冠蓋之使
遨遊兩國間天下可幸無事而將軍不與魏魏治甲兵從
荆州循大江而下則吳之西門不守陳兵淮泗渡江而南
則吳之前戶不屬社稷豈得無危哉夫吳蜀二國合力以
拒魏者以為吳蜀二而魏一也不知二吳蜀不足以當一
魏是二吳蜀弱而一魏疆也夫以二攻一有可勝之形以

二喻親切

魏故雜卒
得志於蜀
且以餌吳

此却禱了
孫權之膽

弱攻彊有必敗之實。願將軍無信形而疑實也。臣聞之佐。雖者掌佐闔者傷。此利害之較也。二國謀臣。飭辨虛辭。亂王上之畫。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為國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將軍之熟計之也。魏已北吞二袁。南舉三楚。威振天下。視區區之蜀。如搏豚兒耳。治五十萬卒。與三月之糧。一日行三百里。不越一月。而距成都。成都舉則西陵南郡。非復將軍之有。然魏所以不卒取蜀者。固以待之將軍也。吳得蜀。則地益而廣。與魏敵。倖勢固相當。今明以蜀授將軍。將軍不取。而反與之。以亢魏。魏必怒而攻吳。魏之攻吳也。發難在。一月之內。而吳恃蜀之救。在兩月之外。此其勢不相

吳方圖羽
此却正投
其意

借逆之罪
世有桓文
遣師而問
之矣乃軒
然自稱於
敵國之前
其目中尚
有吳邪

及也。夫恃弱國之援而忘彊魏之禍。此臣所以為將軍患也。且劉備詐偽反覆不可信。明矣。關羽張飛有似養虎。使其可籠而馭也。魏先之矣。又恃險者必亡。勝大者必危。赤壁之後。會有疾病。燒舡自還。橫使周瑜。虛獲大名。若幸不可再之功。恃不可信之國。蹈亡國之術。逆彊魏之心。臣竊為將軍危之。今雖天命未改。魏王功蓋華夏。澤在生民。天子已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冊立太子。固有天子之實也。將軍今日與魏明日。魏王表天子亦復如是。併蜀益土。與魏分王。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將軍熟計之也。若絕蜀不固。使寬其力。備

得國文必將反而圖吳以與魏親臣恐將軍之後計也夫恃一溝水信一詐偽反覆之劉備而欲經營天下共拒疆敵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魏之與吳也南北分王中分天下固形親之國也將軍誠能聽臣臣請魏入質於吳吳入質於魏請以魏女為將軍箕箒之妾効禹家之都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魏王使臣獻書將軍之從車下吏須以決事孫將軍曰吳國僻陋託在江表不聞社稷之大計今上客幸惠而教之孤聞命矣乃獻大貝之珠雀頭之香長鳴之雞象牙犀角孔雀翡翠令都尉徐祥詣魏求降脩盟誓結婚

姻願誅關羽以自効

評曰反覆陳說詞雖百端其實以蜀與吳中分天下此適投其夙志耳公之於蜀未常一日忘也非能取而不能欲乃欲取而不能以蜀怕吳無以異於畫餅怕童子也權入其計而不知願誅羽以自効小國之爭大國之利此時肅死而蒙用事蒙小人不知大計也

呂蒙進計
襲關羽

呂蒙既代魯肅與關羽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遂說吳主圖羽吳主曰孤意欲先取徐州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州守兵不足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駢騎所騁至尊今日得

立國之勢
亭進寸母

徐州雖得不得失為進荆州雖得不得免為退蒙計既定自此無復中原之望矣

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今據長江，形勢益張。吳主然之，謂曰：子明善為之。蒙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備公安南郡。蒙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吳主乃檄召蒙。蒙陰與圖計，羽果信之，不為備。君子曰：肅不死，蒙計終不行。小國相圖，大國受其利。此所為授人田父之功者也。

評曰：取徐州之難，不如取荊州之易。計非不審，然非其

呂蒙舉陸遜以自代

遜之志慮不在蒙下而蒙猶恐其少年不肯輕付大事必欲其出於萬全也志臣謀固其密如此

主也不如據險自守，協力同心，然後相時而動。北方可窺，釋此不圖，還自相鬪，此上國之利，非二國之宜也。呂蒙稱疾將還建業，陸遜說曰：「關羽接境，如何遽下？後不當可憂也。」蒙知其可與語，謝曰：「誠如子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將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也。」蒙恐其易羽，且洩謀也。復謝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威信大行，兼始有功，形勢易盛，未易圖也。」蒙至都，吳主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

令外自鞞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吳主乃拜遜偏將軍代
蒙遜至陸口與羽書曰將軍之勲振於華夏小舉大克一
何巍巍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篋以尚此然操
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
悍且戰捷之後常若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
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
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
有自託之意意大安無所復嫌羽報書輒厚遇其使遜具
啓吳主陳其可禽之狀吳主於是潛軍而上羽實不知也
評曰蒙若非遜亦不能得志於羽遜任其私智壞我長

遜一至陸口即能卑已約躬外驕其氣內寢其謀即蒙當事未過如此可謂有心計矣

城千古英雄猶有遺恨其後機雲二子皆不得其終天
之所以報陸氏者至不爽矣

呂蒙計取零陵

呂蒙既定長沙復取零陵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劉
主自蜀親至公安關羽至益陽普未之知也吳主時住陸
口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益陽蒙得書不發夜召諸將
授以方略晨當攻城而密載南陽鄧玄之往說普玄之者
郝普之舊也謂之曰郝子太聞世間忠義事亦欲為之而
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
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圖救鄴逆為孫規所破此皆
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

備羽受敵零陵勢孤郝普之所以視魏也蒙計亦狡矣

懸同

為國守城
存亡以之
然權於城
母之間孰
為輕重故
舍城而全
母於義則
不可全非
于智則不
足矣

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為陳此意。玄之見普，具如蒙指。普流涕曰：吾亦慮之，終不能以一城易百歲老母也。遂開門降。後知劉主在公安，羽在益陽，慙恨入地，間歸請死。劉主曰：孤知卿意，今日之降，為母屈也。城可得，老母不可復得邪。

評曰：零陵之守，尚可以少支，乃為蒙客所詐，竟以母故而降。可謂有尾生之愚，而不達王陵之變者也。先主不責其失城，而幸其全母，長者之言，霸王之畧也。

陸遜故附
寇蘭之義

陸遜之在西也，其事諸將，或先朝舊臣，或宗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以為已雖年少，受命督帥，欲斬斷以示威，又恐內傷國體，外啓敵疑，乃召諸將入計事。按劍叱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受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

陸遜一言
而諸將服

果孰謂遜
少年即少
年而有長
者之度上

全圖天下
保功臣象
一以自代
可謂知人
矣

有常不可犯矣。諸將皆慄，相語曰：「督君雖少，不可欺也。」吳主聞之曰：「君何不啓諸將違制度者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冠恂之義，以濟國事。且臣聞之為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

評曰：遜有小智，隱形自匿，憤諸將之上，若不能制諸將者，使羽聞之，以為不足忌耳。外託長者之言，非實意也。

虞翻說下
二城

呂蒙舉軍西上，士仁守公安，麋芳守南郡。蒙使虞翻說士

士仁受先
主之知出
守大郡乃
懾於一紙
賣降恐後
公安失守
而羽之命
懸於此矣
可為痛恨

仁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與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可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毀宗滅祀，為天下笑。呂虎威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絕。按其地形，將軍在几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得安。幸垂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將仁至南郡，芳可降也。至城下，翻以仁示芳，芳流涕曰：「至是耶？」翻曰：「麾下憑椒房之寵，受專城之任，當擾擾之日，非一息之時，而無故延燒軍。」

方之降也
畏罪之心
實多為淵
驅魚惡得
无責哉

下二城誅
及側時翻
之計象之
成功諸將
之力多毛

器。関將軍矜而寡恩，必過督麾下，麾下雖有守城之功，不
贖燒軍器之罪，與其守而受戮，孰若降而立功。芳乃以牛
酒出降，蒙未入據郡城，而召諸將高會作樂。翻曰：「今區區
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
管鑰乎？」蒙即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
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間歸，願共死守，有能破
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案誅之。
餘悉平，蒙乃入城，慰撫軍中，存恤耆老，問而不足，士民大
悅，咸樂為寬，不復思羽矣。

評曰：翻下二城，皆馮恃三寸反覆百端，使蒙遜受其虛

吳主遺書
謙孫皎

寧亦強項
不畏貴戚
權能直寧
而曲皎可
謂英主

名吳蜀享乎實禍，利口覆邦不足取也。

孫皎與其寧有卻，或諫寧曰：「兩虎相鬪，弱者必死，強者必
傷。今國家方有事北方，二將軍是倚，乃以私忿相爭，何其
不明。庶藺之分也。」寧曰：「臣子一耳，征虜雖公，子何得專行
侮人。吾值明聖，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知，誠不能隨俗屈
曲也。」吳主聞之，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十年于茲，初
時相持，若年小。今且三十年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
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
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
聞卿與其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

國家之患
莫大於人
臣相爭權
一書而貴

成敗利鈍
自有定數
然曲盡其
道無遺議
於世斯得
矣羽之見
繫天之不
欲興漢也
而使虞翻
橫被知易
之名不亦
幸乎

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
之愛之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
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眾
二者不知尚可督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
有遠方瞻望之視下與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作盛怒
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遣諸葛子
瑜喻旨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
好逾於平日
評曰皎矜而不遜寧直而不阿孫主不以親而廢法不
以私而掩公皎既謝過寧亦締好並足多矣

虞翻滿損
之論

閔羽既敗吳主使虞翻筮之得節之臨翻曰兌坎合為節
兌者上缺坎者中滿滿則必缺物之理也月滿則蝕器滿
則傾金鼓滿則人概古魏切之人滿則天概之未有滿而
不損者也臣觀閔羽驕而自功矜其勇力前無橫敵滿之
至也無所之矣有缺而已易曰苦節不可貞知進而不知
退知上而不知下節之苦也不可貞言不乂也易以人身
取象上者首也缺上者無首之象也臨以二陽臨四陰陽
者日也二陽當應二日也以臣占之不出二日必當斷頭
也果如翻言吳主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孔
北海報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論易乃知東南之美

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評曰：雲長義勇雄傑，千古無儔，祇以驕心未忘為監子，所襲易之為訓，大抵教人吉凶消長之機，進退存亡之理，人當善體之耳。若以成敗論，尋摘瑕類，則八卦繩人，甚於三尺也。

吳主降潘濬

吳主克荊州，將吏歸者甚衆，獨荊州從事潘濬稱疾不見。吳主遣人以牀就濬，第與致之。濬伏面着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自勝。吳主慰勞之，呼曰：承明，昔觀丁父都如灼切，俘荒無切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

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親為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善任乃荆州之敗仁。芳普濬相繼而降，何也？豈是時士無禮義之心，未有君臣之分，故重死生，輕去就一也。至此，即乃孫權納降，撫叛務得，其心亦是。語人曰：吾有以報拭面之恩矣。

多矣

評曰潘濬雖無受土之寄亦受先主之知感拭面之私恩忘事仇之大耻涕泣哀咽竟何為邪

人有諛諸葛瑾於吳主

人諛諸葛瑾於吳主曰瑾在南郡頗遣親人與備相聞今國家侵取荊州危害關羽怨深讎大蜀主親率旗甲來至白帝而瑾以兄弟之故私相外內恐為國憂吳主曰子瑜與孤恩如骨肉且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曰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兄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豈當有此乎孤與子

權與瑜其腹心相托肝胆相照非一日矣

疎間親瑜

九主之所主不足為權奇也

瑜可謂石交非外言所間知卿至意輒封來表以示子瑜而拜瑾宛陵侯假節相待過於前當是時吳主可謂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絕之不為信此子瑜之所以竭命忘親致主者也

評曰燕用齊間而召樂毅楚用漢間而疏范增人之諛瑾於權也安知非魏蜀之用間乎權不惟不信乃厚樹而遣之此英雄之所以效命也

陸遜不從諸將之計

蜀攻西界連圍六七百里立數十屯其勢甚盛蜀主數來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陸遜曰不可備舉兵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

不戰以挫其銳非法

也以怯為勇也

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皆惑，以為吾督君怯，蜀主引兵從谷中出，趣夷陵。遜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獨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也。今當急應，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持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猾虜也，更甞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持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再攻一營，又不利。諸將皆

一戰以乘其疲非一也，以宜為料也

曰：空殺兵耳。遜曰：我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一爾勢成，同時俱拔，殺其上將，破其四十餘營，諸將皆服，以為吾督君明。

評曰：陸遜之持先主也，只是老師之計。先主嘗用之以持曹公，司馬嘗用之以持諸侯，滿寵嘗用之以持孫權。先主豈不悟此急乎？復仇不暇，他慮若引而還，全師以退，豈使豎子橫被美名也。

虞翻請斬于禁

于禁為關羽所獲，繫在城中。羽敗，吳釋其囚，常在吳主左右。吳主乘馬出，引禁並行，翻呵曰：降虜何得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吳主呵止之。後吳主大會群臣，禁聞樂

斬禁之請
千古奇即
史稱翻犯
顏疆諫由
今觀之進
于是矣

流涕翻曰。汝欲以詐免邪。昔坐南郡獄中。不見汝半行。淚也。既而吳魏和。欲遣禁還北。翻諫曰。禁敗數萬眾。又不能死。身為降虜。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弗聽。卒遣禁還。群臣祖道都門外。三爵畢。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折辱。然猶盛歎。翻魏帝常為翻設虛座。

評曰。虞翻此言。誠有丈夫之槩。然權方畏蜀禍。正與魏和。必不能用其策。禁有人心。當死於祖道。而不死於陵屋矣。

桓桓書

溪入險地
人之國
淮陰之所
以破陳餘
一然亦料
上車之計

曹仁率步騎數萬。向濡湏。而揚言欲東攻羨溪。時朱桓為濡湏督。分兵赴羨溪。既而得偵報。知仁止欲攻濡湏也。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還。而仁奄至。諸將皆懼。莫有鬪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諸君無憂。看我破之。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將來攻。

不行耳仁
非桓敵桓
智而勇冒
險行之宜
其敗也

濡須桓身自逆戰。梟其上將。諸將皆服。吳主聞之曰。料敵
決勝。以少擊多。休穆有焉。

評曰。兵家之道。擊東見西。此我與敵之所共知也。仁之
不得志於桓也。失於實擊濡須。而以羨溪為聲也。我多
彼寡。我利於分。彼利於合。越之勝吳也。分為三軍。用其
法分而為二。彼將應接不暇。有逆而敗耳。何至蹶上將
而蓋大國乎。

吳主於魏
不久

孫權立國
不思自強

吳主咨諸葛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
當望旌瓦解。而更選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
民心。其患更深於操。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殺伐小過。及

為之業不
板之業乃
區區以料
人僥倖以
一中此觀
時之微會
非固圍之
長計也

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獻不如丕。猶
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
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位
耳。寧是興隆之漸邪。且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文人書生。宗
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
事乖錯。如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還自相賊。事理
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操笮其頭。畏操威
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
後。以恩加之。用能感義。今獻幼弱。隨人東西。此輩必因而
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奸諂並起。更相陷對。轉成

嫵二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能久乎
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
刺轉相蹄躪者也彊當凌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
瑜卿試識之伯言常長於計恐此一事小短也

評曰丕不如操。戲不如丕。臣下不相能。主上不能制。權
之料。魏可謂審矣。乃其大臣爭強。嫡嗣未定。怙黨比周。
嫵隙已成。胡其不知此料也。大抵三國三主。並皆人豪。
再傳以後。漸陵替矣。

諸葛僅陰
解朱治殿
模之罪
孫翊性峭急。喜怒快意。吳郡太守朱治數責諭之。翊愬於
吳主。吳主望治之督翊也。而素敬治。難自詰讓。忿忿不解。

權能直事。諸葛瑾揣知之。而不敢顯言。乃為臣論以獻。其指以為人
直。朱治何。臣之事君。能出其身。以攻其所愛。此其為國不顧身社稷
也。豈其昏。未。必無係也。吳主覽而歎曰。孤聞命矣。顏氏之德。使人加
耶。親。豈謂此邪。校尉殷模獲罪。群下多為之請。吳主益怒。惟

瑾不為積。瑾默然。吳主曰。子瑜獨無言乎。瑾避席曰。主臣瑾與模俱
解以自請。罪乃所以。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幼。歸命至尊。在流隸
深鮮之也。然流離之。際。決策從。權。權。維。昏。悖。寧。不。感。動。
之中。蒙生全之福。不能躬自督厲。陳谷萬一。至今模孤負
國恩。自陷罪戾。模之過。亦臣之過也。臣謝過不暇。何敢復
開口乎。吳主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

評曰。吳主末年。喜怒失常。快快於一逞。而人人自危矣。

猶賴國有老成陽順其意而陰殺其怒故能保全善類而苟延國祚也

張紘諫吳主不可輕敵

張紘從吳主征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恐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吳主曰不然兵家之法十則圍之我衆彼寡孤城縣於吾手柰何寬之以養寇也親至圍督戰率輕騎將往突敵紘又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今麾下恃壯盛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塞旗威振敵場音亦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帥之宜也願抑奔育之

紘可謂愛權之至者權何自輕如此王連勸諸葛勿南征亦此意也

勇懷霸王之計會救至乃解圍還軍竟無功

評曰權以十萬之衆頓於堅城之下欲攻不克欲掠無獲此兵之所忌也權老且昏兵不知變吳其衰矣

關澤料曹丕

初魏王受漢禪吳主從容謂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及見其死耳群臣未對關澤對曰不及十年丕其死乎大王何不及之有吳主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丕果立七年而崩吳主召澤謂曰卿字識曹丕則驗矣孤竟何如澤曰木德旺於東方自即位後二十年佳運方議禪代耳吳主喜曰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二十年足畢吾事矣澤退謂人曰豈但字識言亦識也二

十年後吳其衰矣。竟如澤言也。

評曰符讖之術。君子所不道。乃闕澤之料。二主皆以字起義。何其神也。此必偶有一竅之明。不可以傳人。而可

以獨悟者。

未然征相中

朱然征相中。群臣皆曰。相中土地平術。沔切美南之膏腴。

沃壤。必爭之地也。屢出無功。柰何征之。然臨行。表曰。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

相中小利乃勤太師

觀。以謝諸臣之議。拜表輒行。分部諸將曰。今日取相中。取

其後諸葛恪征丹陽

大司馬印。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數千。要遮險隘。

實基於此

斷。然後道。然夜出迎之。出其不意。軍以大勝。初。然之上表

利非國家之福也。國小民疲。豈能久哉。

也。吳主柳而不出。然既獻捷。群臣皆賀。吳主乃舉酒作樂。

而出。然表示群臣曰。然前有表。孤以為難。必令果如其言。

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左大司馬。

評曰。相中之後。朱然建謀。吳主獨斷。羣議曉曉。若非吳王信之。至任之專。宜陽未拔。而甘茂見疑。中山未克。而

樂羊受謗。惡能成功也。

徐人為其夫殺賊

孫翊為丹楊太守。妻徐氏善卜。翊令卜之。徐言賊已迫身。

必有謀。府君者。君宜慎之。然卜以問。來來者往。所定不可

避也。更卜曰。賊亦隨敗。媯覽戴負者。翊部曲也。數為翊所

困。常欲叛翊。徐曰。媯覽戴負。君寵而督之。恐為禍於府。

君弗聽。果為賊所殺。諸將皆知員覽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御侍。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唯府君所命。覽聽之。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畧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之。高嬰涕泣答曰。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者。以死無益。欲圖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徐至晦日。設祭哭泣盡哀。乃除服薰香浴水。更於他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

福變之來先言而先謀之可謂明哲及其遭變不立矯亡之節而為歎亡之圖陽順其意而陰成其謀此非丈夫之所難哉

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群婢羅在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函即吉。唯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開戶拜覽。適一拜。徐便大呼。二君起。高嬰俱出。共格殺覽。而別遣人就外殺員。夫人乃還。哀經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聞之。悉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而加賜徐夫人金帛。表其門。

評曰。禍敗前定。而知之難。報復大事。而處之難。知禍而避。明哲之所貴。然非所以安命而聽天。遇難而死。節義之所激。然或不能雪仇而殺賊。嗟嗟徐氏。明足以知命。忍足以立功。丈夫之所難也。

虞翻辱糜芳

斬于禁辱糜芳矯也
手直臣之節翻多美行其得列于名臣豈以此乎

糜芳之降吳也拜將軍如其蜀職虞翻常乘船行與芳相遇芳不知其為翻也欲令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故將軍寧避新將軍耶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不覩顏邪芳闔戶避之嘆曰布之新不如紆紆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既而使人謝翻曰芳嬰孤城志在死守候聽佞人之言遂失忠臣之分翻笑曰我誘汝耳乃佞我邪翻又常乘車行經芳營門芳知其為翻也使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甚怒女六切而又使人謝翻曰吾欲閉將軍誘吾使開吾既開將軍又責吾不閉何多端不可信也翻曰

開門立功不當閉門謝過邪吳主聞之悵然不安而使人諭意謂糜芳曰楚漢之際戶牖淮陰何常不更遊二國也但貴識其真耳

評曰糜芳勇不能守城義不能立節賣降市賞儼然將軍之貴亦厚顏矣仲翔辱之未為過也凜凜義烈東國鮮儔

劉基諫勿殺虞翻

奉座不救獨基挺論

虞翻好犯吳主不能容吳主為吳王大會群臣自起行酒翻以為非人主體不敢顯諫欲陰悟之及翻翻伏地陽醉不持吳主去翻起坐吳主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一座皆遑遑無敢救者大司農劉基起抱吳主劍不得揮頃首諫

何直臣之
少也吳史
犯顏直諫
獨稱虞劉
置其然乎

顧公善其
孫譚

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
王以能容賢畜士。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吳主曰。
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仲翔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
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
彼乎。翻由是得免。吳主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
殺。翻出喜曰。虞仲翔得與孔文舉齊名。雖死不恨。
評曰。展季三黜於士師。汲孺卧理於淮陽。直臣難容。自
古識之。仲翔疾惡太嚴。犯顏不避。真可與文舉齊名。文
本為曹操所憚。劉先主所敬。故仲翔訢訢慕焉。
吳主嫁從女。女顧氏甥也。召雍文子及孫譚劇飲。是日吳

朝廷之上
禮法自出
被酒起舞
君臣相押
莫知其非
顧公直大
臣一言而
朝廷尊閭
門肅矣

主極歡曰。吾弟昔從吾征代。今不幸不見。嫁女也。猶幸孤
見之。諸君其起舞。孤自擊節。孤今以醉送吾女。譚時為選
曹尚書。見任貴重。飲酒三起舞。舞猶不已。雍內怒之。然奉
詔不敢發。明日召譚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
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帝。似不能言。漢奉
光武。忠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
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得舞不復止。雖為酒後。亦由
恃忘敬。謙虛不足。敗吾家門者。必汝也。既而唾曰。吾不能
為申屠丞相。檄取汝頭。遂向壁卧。不食。譚袒免。因父叔乞
罪。乃見遣。吳主聞之曰。此孤之過也。其下令。凡宴會公卿。

不得自起舞。君子謂顧公。於是。有萬石之慎矣。

評曰。吳主以醉送女。顧譚以舞媚上。並失朝廷之禮。雍為大臣。不顯諫。以為名。乃責孫。以寓諷。真有申屠之風。豈但萬石之慎也。

吳主陽事魏而陰欲自帝
王稱由上
帝者古之
言之能一
天下之謂
言曰。吳主以醉送女。顧譚以舞媚上。並失朝廷之禮。雍為大臣。不顯諫。以為名。乃責孫。以寓諷。真有申屠之風。豈但萬石之慎也。

鄧太史評選三國策卷之九

汝郡方叔劉宣化述
金陵龍泉唐廷仁校

吳

大帝三 凡十四章

吳主陽事魏而陰欲自帝

張昭謂吳主曰。臣竊疑將軍之事魏。外辭卑而中心不款。

也。西絕蜀好。而北不得魏之歡。將焉所倚乎。吳主曰。噫。是

非君所知也。魏已代漢。蜀亦稱帝。孤安能鬱鬱居此。長為

王乎。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吾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

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

帝者古之王稱由上言之能一天下之謂

王由下言
天下歸
以自大此吾受命之時也於是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
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魏
終不信群臣皆上權過失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遂遣
侍中辛毗尚書桓階踐脩前盟并徵任子吳主惡女六切

曰孤事魏無所不至而猶不相容今日內任子明日必徵

孤入朝乃下令曰魏督孤急孤不能復為若主其聽往魏

孤不忍以一州之故使若有糜爛之苦也諸將與百姓皆

怒曰將軍獨不能帝乎江東雖小浮江萬艘帶甲百萬昔

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為天下王故曰在德不在廣臣

等俱願死戰不願臣魏也吳主知衆怒之可與圖也乃絕

後感激立

必如此也

哀世人心

以正號豈

怒衆怒衆

心乃為固

結假魏以

惟一德一

群臣百姓

此乃詭魏

而稱帝何

以帝焉

魏稱尊號而還與蜀通

評曰吳有江東三世于茲民附之日久矣何必事魏而
後帝也凡國稱帝最難於名魏之帝也以禪漢也蜀之
帝也以漢後也吳兩無所據故必怒衆而後拒魏拒魏
而後稱帝計亦謫矣三國蜀最光明魏亦有名吳最無
謂也

陳震說吳
與蜀連和

吳主稱尊號蜀使衛尉陳震來賀陛見禮畢震言於吳主
曰陛下親魏而疏蜀臣竊笑主計者之失也吳主曰何謂

震曰東海有魚名曰鰈託合切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

北方有虫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

名曰鷦。古熈切。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
 蟹。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以遺蟹。蟹渠官切。距虛，其性
 非能蚩蚩，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吳蜀各據一方，成鼎足之
 勢。吳有三江之限，蜀依山谷之險，俱為敵國，受害畧同。緩
 則自治，急則相援，此小國之利也。昔六國合從，以擯孤秦。
 今吳蜀同心，而拒逆魏，其勢畧同，而陛下不與蜀而與魏。
 夫魏與吳非敵，倖之國而乃求親於吳者，非好卑而惡尊，
 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恐有滅亡之禍，獨勁不能
 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和也。而乃不與蜀而與
 魏，臣故曰主計者之失也。吳主諫然曰：孤託江表，不諳國
 也。
吳蜀再和
自陳震始
然非諸葛
主之於內
孫權從之
於外未必
一旦釋怨
而脩好也
二國縱成
一人計沮
自是以後
猶足以支
數十年者
則和之效
也

家大計，幸君惠而教之，敬聞命矣。震曰：漢之與吳，雖信由
 中，然自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於是謂吳主曰：取鷄狗馬血
 來，左手持盤，右手歛血，招吳大臣十餘人，皆上殿，謂曰：諸
 葛公典戎在外，今雖不與盟，然德威素著，信感陰陽，誠動
 天地，宜為盟主。眾皆曰：諾。相視愕然，莫敢先發。震乃厲聲
 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序，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
 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
 統，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存作姦回，偷取天位，而獻么麼，尋
 丕凶蹟，今日滅虜，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故立壇
 殺牲，昭告神明，歛血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集謀，
誓言愷切
可動神明

司慎司盟。群臣群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既盟之後，戮力同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携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有渝此盟，創禍先亂。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盟，畢下殿辭，氣慷慨音旨，明亮衆皆心服，再拜而出。

評曰：魏受吳降，非畏之也。秦事三晉而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勢欲并吞，囊括吳入其計，可為寒心。孔明遣震來賀吳蜀復合，二國社稷猶賴以支者，一使之功也。

顧雍論公孫淵不可

公孫淵欲詭魏而以為不絕，吳魏終不信，誘吳使而斬之。

信

顧雍張昭燭見事情

則魏不疑而因，得以寬其力。徐自王於是稱藩於吳，并獻貂馬。吳主大悅，議欲遣張彌、許晏等將萬人往加淵爵位。

數千里之外如在几

議定，群臣皆賀。顧雍獨吊曰：「甚矣上下之相蒙也。可吊也。」

席積之深思慮之

而賀之。吳主曰：「遠國慕義，為天下先。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而丞相獨吊，何也？」雍曰：「臣吊二使之不反也。」

中如觀列眉推卒不

威德遠著，度與魏孰大。今不臣魏而臣吳，近捨強援而遠結窮交，非人情也。」

悟何也見利而不見害也

吳主曰：「奚而稱藩於我？」雍曰：「此淵豎子之小計耳。」

淵欲自王，恐魏攻其後，欲事魏。又業已事吳，而恐以為持兩端貢獻，稱臣則吳必報使加策，命既利我之

之小計耳。淵欲自王，恐魏攻其後，欲事魏。又業已事吳，而恐以為持兩端貢獻，稱臣則吳必報使加策，命既利我之

倘用雍策
淵詐立破
萬人何辜
二將何罪
貪心一起
平使海有
不返之楫
乎

金寶重貨因而留我之使還報於魏則魏信以為絕吳至而事已成必重德淵而不加伐淵因得以息兵養民睥睨海表陛下不以為然試發一書責其任音壬質音制其詐立破也且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何不愛其民至是乎故以臣愚計但遣兵數百護其來使魏聞則必以為淵事吳謹終將不聽淵計不行矣弗聽謂左右曰丞相悖矣人以義歸我而重疑之何以為來者勸卒發使乘海授淵

評曰自古雄才大畧莫如漢武而又有衛霍諸將然且勤事四夷得不償失權不度已又不度臣信公孫之詐

遷送同張
昭諫勿伐
公孫淵

忽顧雍之言為笑天下不亦愚乎

張昭諫曰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燕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其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還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

權之拒諫
可謂至矣
昭也雖忠
尚敢復開
口乎

與相反覆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已至矣而孤有所行輒不能得於君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言猶在耳因涕泣下吳王擲刀於地亦涕泣下然卒遣使昭忿其言之不用也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亦於門內以土

大臣諫君
不可則止

君塞其外
代寒其內
君無容納
之美臣無
感悟之誠
夫古人之
意非上國
之體也

封之及淵殺二使吳主悔乃慰謝昭昭固不起吳主出過
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吳
主使人滅火住門久之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還宮昭
叩頭曰臣年衰老意慮淺短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
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志在盡忠畢命若變節易慮
偷榮取容臣所不敢也

評曰公孫之詐顧雍言之於前張昭言之於後辨若黑
白較若列眉非冥冥決事者權黜其謀卒墮淵計昔人
有言利令智昏權貪遠利而忽至言也

群臣諫伐
公孫淵

吳主既為公孫淵所詐不伐將為天下笑伐之又恐不克

權至此其
悔心之萌
乎

琮只見得
一辺若究
其害豈但
無所獲而
已哉

乃下令伐淵侯諫而後止之令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
不更甞近為鼠子所前却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
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諸君勿言也今日之事不
出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詰不得甘對薛琮入見曰不可
不伐也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植民習輦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烏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
可得見雖獲空城誰與守之不如勿伐吳主曰君之所憂
吾知之矣吾所不顧琮出陸瑁入見曰不可不伐也然淵

瑁之慮進
於琮矣大
師一出國

處海隅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致命者非嘉其
德義也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越海求馬為赴目前之

內空虛誠可憂哉

急除腹心之患而更棄本追末指近治遠斯乃敵國之深利非大吳之至計也不如勿伐吳主曰君之所憂吾知之矣吾所不願瑁出陸遜入見曰不可不伐也然陛下以神

孫意在保全盛名然萬人不足

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所為當世雄傑也皆摧其鋒今茲小虜僻在海隅雖鞭

二將授首所損多矣亡羊補牢未為遲也

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魏未可與爭大吳雖彊敢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則遜豈有見此乎

天之道也不如勿伐吳主曰君之所憂吾知之矣吾所不

顧遜出吳範入見曰外虞無獲內慮有變立威大敵喪名

三臣所見不同惟瑁

小醜諸臣則言之效矣臣請為陛下筮之吳主曰可範布

策適中膏音吳範之

策畢蹠而言曰此震上艮下為小過也以陛下之明為小虜所詐但謂小過臣聞息民以謝過未聞快忿而興兵也

中者與瑁協耳瑁直而範婉故權欣然從之

雖然震者動也艮者止也震動於外艮止於內外雖似動內實欲止即無諸臣諫此師終無興日也言畢趨出吳主

笑曰人藏其心固可測乎於是下令曰遼東之師諸君皆

諫朕今且止無謂朕不受言也君子謂孫主於是有討賊

之武有納諫之明

評曰二使不返萬人俱沒權之氣已奪矣猶欲興萬里

之師生腹心之變則權之所不敢也故三臣之交章不

如吳範之一卦

設札說吳
主大奉

設用札計
中原可圖
手曰不可
然則札豈
非輕剽之
士敗名喪

零陵太守殷札說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
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陽之地
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負糧西命益州軍于隴右
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措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
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
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
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躡城邑乘
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
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吳主然之
以問諸葛瑾瑾曰方夏水溢進固不難退亦不易問顧雍

威在此一
舉乎曰亦
不至是但
欲得其人
耳陸遜稍
沉潛其餘
勇畧未見
過人而欲
付以大事
恐不能辦
也顧雍之
論為是

雍曰司馬懿尚在臣觀諸將無有懿敵不如保有江東徐
以觀變未宜輕舉蹈前覆轍也札撫膺歎曰今天下未定
孽類尚存不因此時早定大業整齊天下而偏安一隅以
圖久全胡可得也

評曰漢魏不兩立孔明伯約歲歲大舉志雖不終義則
宜爾矣吳國君臣偷安無復中原之志北伐之請殷札
丁忠而已其說雖不行亦足壯英雄之膽也

吳主料蜀
必不背盟

吳蜀連和司馬懿患之使人流言於吳曰蜀且背吳而親
魏今有其徵自去年以來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
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

吳蜀大計
 全是合縱
 縱散約解
 其危必矣
 孔明當國
 計完於此
 故得專精
 於魏權能
 信之亦明
 智之主也

近成都盟書具在。染血未乾。而所為若此。可為痛恨。諸將
 皆以為然。表吳主曰。事已彰灼。無所復疑。請備諸。吳主曰。
 不然。孤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
 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之外。何以知其緩急。而
 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
 而止。蜀寧可以疑孤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豫。
 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不可信。朕為諸君破
 之。蜀竟無謀。懿聞之。歎曰。二國之盟。不解。未可圖也。
 評曰。吳有積怨。深怒於蜀。而權自信。待蜀不薄。且信蜀
 必不背盟者。揣知孔明之志。在於滅魏。不得不仗吳為

吳主料此
 計不成

吳主料此
 計不成

犄角也。且間諜所時有也。點如權。豈不知懿之流言也。
 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
 沙塞江。大向荊州。步騭表言。備不豫。設難以卒應。上計伐
 計。宜為之防。并上降人所言。吳主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
 必不能來。若不如吾料。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果不來。
 皆以吾主料之審也。呂範諸葛恪曰。此虛言耳。主上雖神。
 明料事。多中然。非實謂其衰弱不能來也。韓信囊沙之計。
 豈可施於今日。每讀騭表。輒為大笑。此江與關關俱生。寧
 有可以囊沙塞理也。
 評曰。渡江之舉。丕操所不能得。豈可望於弱息囊沙之

諸葛恪欲用丹陽之民

若使恪典錢谷所失猶小轉而主兵戡宗之禍萌於是矣

計韓信偶成其功豈可施於長江所料皆是也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公書曰吾兄老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陸公以白吳主即轉恪領兵恪得兵輒自喜啓吳主曰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恪請往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為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為甲兵俗好武習戰

吳主取之時當廣務兵農秦併六國必先有富強之實而後

山東之國望風瓦解恪之所謀豈竟易也不得以此兆恪之敗過矣恪之敗不在丹陽而在東關也

高氣尚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馭而羈也恪父聞之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固言其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縱兵笈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得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徒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

斬更以安其意恪信有才使有才而不恃豈有敗亡之禍哉吳之所賴林恪者亦不小矣

恪之敗端本有徵也子瑜而嘆之而後卒

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間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入數。皆如本規。吳主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琮勞軍。琮書頌恪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類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亮惡。又充軍用。藜藿稂莠。化為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國家威靈之所加。實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叔。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遥用歎息。特遣中臺近官迎致。

如其所慮者豈知子莫如父乎趙括之母先言不坐恪族而瑾不祀不亦過乎

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勛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子瑜聞之大息曰。是恪不幸而成功也。吾老矣。不及見其敗。吾墓木其伐乎。

評曰。恪有才名。當時內而乃父。外而群臣。遠而魏蜀。諸公皆逆。知其必敗。交口而同聲。然恪非有邪心也。祇以有才而不善用。故至於敗。亦可哀矣。

吳範救魏

吳範與魏滕善。滕性剛直。行不苟合。數逆吳主。吳主欲誅之。令曰。敢有諫者死。範詣嶽謂滕曰。與汝俱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宮門外。使謁者以聞。謁者曰。必死。不敢。範曰。汝有子邪。曰。

魏滕直士
吳範義友

皆一時奇節能從之茅焦解衣朱雲折檻方之於範何足多焉

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厲我謁者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吳主大怒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曰昔陛下為將軍時範言江南有王氣後如其言陛下下手以侯綬縮範之臂今範來與滕俱死上還印綬範死之後陛下方事北方定天下誰復與陛下占驗定吉凶乎且滕以直得罪非有大過也範死人必謂範義士而陛下無故一日殺二臣人謂陛下何言畢涕下吳主意解乃免滕滕流涕謝範曰父母能生我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亡丈夫相知如汝足矣

評曰吳範知風角所言輒應則滕之死不死也範固逆

知之矣是以出身為請非能必之吳主而能必之魏滕也故一出立死友之名全直臣之節

顧雍聽呂壹之獄

顧雍為丞相呂壹者因寵作威福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敗收繫廷尉雍往聽之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謂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尚書郎懷叙本無所恨無所為嫌不勝疾惡之意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叙曰季武子死魯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君不當責叙也且壹奸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士

顧雍仁恕長者懷叙剛明直臣所用不同皆合於道張昭之言非其本心而雍受之

益見長者

大夫皆欲食壹之肉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君乃發啓令
言若壹稱枉抑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主
上倘敢聽丞相言而復原宥不當悲慨哉雍無以對張昭
聞之曰顧公不以見毀之故而和顏色開其言可謂長者
然壹獄既成顧公何愛一頓一笑也雍韞然曰張公不可
欺

評曰獄者民命之所係故議獄緩死聖人重之若謂刑
當其罪夫復何求則所為緩者寧非既議之後邪顧公
得此意矣責之非也

顧譚諫吳主

魯王有寵與太子爭衡大常顧譚諫曰臣聞有國家者必

援引古今
曲合事情
雖賈生流
涕袁絲引
絕何以過
焉

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
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
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
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
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爰
益却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虱之戒
帝既大悅夫人亦悟今臣所言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
而便魯王也吳主不省後魯王賜死而太子不得立君子
聞之曰仲謀可謂昏於聽子默可謂達於時

評曰顧譚昔侍權為弄臣今諫權為直士雍之教行也

吳主二子
爭立

立子之道
世治以嫡
世亂以才
今天下三
分江東弱
小非得英
明之主鮮
能自守權
之躡躡於
二子審必
於衆議未
為無見乃

吳主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無降
殺朝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差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
僚而隙竇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讎黨疑貳滋延大
臣舉國中分各相阿附太子自懼黜廢門謝賓客而魯王
覬覦日甚廣結左右為傳譽揚笠者魯王黨也請間見吳
主辟左右而論和霸之才笠深述魯王有文武之畧宜為
繼嗣吳主許之語畢謂曰此國家事卿勿洩也有給使伏
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太子陰使人問計於陸公陸公
表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異有
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國之福也吳主召笠問曰向與卿

為小人所
構舉國中
分遂成嫌
隙則信浮
言而失獨
斷之過也

語語畢謂曰此國家事卿勿洩也陸公遠在西垂何從知
之笠辭不服吳主怒誅笠流其屍於江遂欲兩廢之謂侍
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
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魯王賜死而太子不得立

吳人論羅
陽神

評曰甚矣人主之無為群小所窺也吳主愛魯王之意
未嘗洩也特為楊笠所窺造端首禍遂至兩廢笠阿黨
小人誅有餘罪雖非笠言甚於言之矣

羅陽有神自言王表言語食飲如人然不見其形周旋民
間言事多驗吳主遣中書郎李崇齎羅陽王印綬迎之神
隨崇俱出乘傳往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無以難崇將

觀神所論
近而水風
之變連而
分合之數
未嘗不驗
神何嘗有
權哉權則
負神耳不
悟其言以
至於死也

神至吳主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食飲詣神
徵事神曰魚鱉將遊於市又曰為我言陛下使人護高陵
恐有震驚已果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高陵松柏盡
拔吳主益信之神又曰天下三分勢將復一陛下不及見
也其在易世之後乎然一而復分因指長江曰他日飲馬
於此符應已見陛下宜改元立后以應之吳主從其言諸
將吏爭詣神祈福陸大夫曰或馮之焉使告之也吾聞之
人自有神神宜內不宜外王者主上號也表者外也主上
近所為多悖故神出而告之耳神一夕亡去陸大夫曰國
將亡聽於神主上年老志衰諛臣在側廢嫡立少以妾為

妾而乃偽設符命以求福祚將亡之兆不已著乎其後神
言驗陸大夫言亦驗

評曰三分復一晉平吳也飲馬長江馬渡江也豈國家
興亡皆已前定唯神先幾故其見獨早耳陸公之論非
其至也

會稽王 凡四章

諱亮字子明權之少子權崩嗣立。在位六年為孫琳
所廢

齊王奮居武昌諸葛恪當國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
徙奮於豫章奮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與牋曰帝王之尊

諸葛恪遺
牋諫齊王

叙漢以來子弟強弱之形成敗之數如千里對面那得不從

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太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中。不得偃然於民上。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前世得失之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眾非弱。以嫡庶不分。遂滅宗祀。此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圖。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

齊王之過多矣。猶不肯奉詔。抗拒王命。恪時秉政。安危之概。在於其手。安得不為危言以聳動之乎。

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禍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敬之節。下當鑒於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聞在武昌。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兵將。護治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關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怒錡有收縛之語。中書楊融亦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太王宜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

寧負大王 不敢負先 帝與陛下 此言可貫 金石可貞 鬼神諸葛 家世忠貞 於此可見 乃以禍敗 豈非恃才 之過哉

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忘先帝法戒懷輕慢之心臣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與陛下縱大王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國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恪等懷懷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禍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之至也願蒙三思奮懼遂移豫章

評曰恪才力威勢彈壓貴戚抑制豪梁誠有古烈與齊王一牋凜然疆幹弱枝絕覬覦杜爭亂蓋懲魯王之禍

丁奉破北軍

而救敝之權宜也豈可少哉

諸葛誕攻東興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大傳自來必走矣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諸將俱從山西上奉乃辟諸軍使下道而帥麾下三十人徑進時北風急舉帆二百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印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着冑持短兵敵不之知也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諸將至魏軍遂潰諸將問奉曰大軍西上而麾下單軍徑進倘後援不繼不幾為張翼陳澤掌秦不

凡兵會於 阨塞之地 先據地者 勝丁奉輕 軍徑迫敵 不知查芳 逆之形殊 亦畢竟得

用輕之利也倘大軍俱進未必成功

出乎奉曰兵者詭道也速來速往使敵不知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此所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

評曰易敵者敗畏敵者亦敗知敵必來勿之易也潛軍徑進勿之畏也是以能有成功

將延料諸葛恪

諸葛恪之拒魏也殺其大守一人沒其衆數萬獲車乘牛馬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陽都侯賜黃金百斤廐馬二百疋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大舉而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

西村以分其勢可以得志而延卒料其必敗者以勝非小國之利也秦與晉戰卒收晉者秦也則往事可鑒也已

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忘形未有如今日者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皆曰維輕恪躁必無成功同辭諫之弗聽中大夫蔣延爭曰大軍數出勝則民勞敗則國弊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所獲不補所喪况未必獲也恪怒扶延出延謂人曰太傅不幸而戰勝戰勝則氣驕氣驕則慮疎以疎慮御驕氣身且不免何有於國乎

評曰自非上賢不能處勝勝則思驕敗則思奮中人之情也使恪乘勝魏之威為固本之計采蔣延之論協諸

孫峻謀誅諸葛恪

臣之心則何覆敗之有

東閣之後猶有盛氣至此可以少衰矣敗

諸葛恪大舉無功士卒忿痛孫峻因民之怨構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殺之恪屢見逆兆不欲往使者十數輩督趣之乃行駐車宮門外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軀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恪曰卒腹痛不任入然自當力進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報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門逢太常滕胤以書示胤胤勸恪還恪曰主上置酒請我我已至門而還無人臣禮胤曰人將俎醢君君猶拘執小節臣見君之入而不出也恪曰峻小子何能為恐因酒食中人耳乃自

不... 世... 本心... 峻... 同類... 笑之也... 恪之取也

裝藥酒入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酒數行峻先引亮入而自解長衣着短服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門外聞變徑入取峻峻斷約右臂衛士皆趨上殿峻宣詔曰所取者恪也今已誅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初恪之受遺輔政也只公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不能受君子謂恪之敗權太盛也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隆之類常在懸垂評曰恪本欲立功破賊以報先帝特以輕躁鮮謀遂至喪師辱國耳孫峻乘民之怨因而誅之罪薄罰重何以

勸懲國之將衰刑賞先亂大抵然矣恪亦自取不足深慨也

景帝 凡六章

諱休字子烈權之第六子初封瑯琊王亮之廢也大
臣迎立之在位七年崩謚景皇帝

老公勸瑯琊王行

休亦中主使天下無事可以自守然其納

孫琳既廢亮遣使迎瑯琊王王初聞意疑不敢行使者具
述琳等所以奉迎本意遂發行至曲阿有老公干王叩頭
曰願殿下速行無疑也大皇帝以神武之畧奮三千之卒
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業祚之萬世南州之民戴孫
氏之日久矣晚節衰耄廢長立少少主輕躁志大謀疎大

老公之說

將軍因而廢之然大將軍既能廢之豈難自為之知羣臣

刑赦李衛之過發張

百姓不與也故決計迎殿下殿下親太皇帝子賢孝有聞

布之奸皆

今日之立非殿下而誰昔漢文帝由代入漢宋昌勸其速

有過人若

行正顛今日若更自疑阻事久變生天下喁喁未可知也

使以張昭

但殿下即位之後恐煩聖慮殿下有漢文之德大將軍無

顧雍董朝

絳灌之忠此在殿下徐圖之非臣所能逆料也王善之王

也宜遷在

就乘輿琳以千人迎於半野王甚恐慄遂謀圖大將軍矣

再世之後

評曰孫休雖非漢文老公之見豈在宋昌下哉休即位
之後不聞徵車之發也賢人老死於岩穴嘉謀不入於
黻宸吳之為國蓋可知也

李衡用其妻計得活

明知其必立先幾之智每於婦人見之奔魏逃罪夫夫不為不意丈夫乃在婦人中

李衡為丹陽太守時瑯琊王在郡治衡數侵之王不能堪上書乞徙妻習氏諫曰君雖貴大郡之守臣瑯琊王雖幼朝廷之親子今太子兄弟爭寵大臣從而構之安知王不立乎奈何寤之急也弗聽王竟徙會王立衡憂懼不知所出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接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外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士乎衡曰然則何計以活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請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詔曰丹陽太守李衡

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立於切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評曰知深哉李衡之妻也大臣方構儲位如故也而逆王必立瑯琊既立衡罪方深也而逆王必容且羞外叛而其自囚豈惟見出於丈夫抑且義高於君子

張布進丁奉

孫綝既立瑯琊王為帝於是益恣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常奉牛酒詣帝帝不受更詣左將軍張布酒酣謂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猶凡臣耳當浸圖之布以言聞帝帝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詔曰大將軍忠悃內發首

圖綝之計始於此詔

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
 定計百條同心無復是過其加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文
 書或告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帝執以付緄緄求屯武昌
 帝許焉緄求中書西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
 應外出帝特聽之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載往所取
 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曰緄居外必有變陛下
 何假之過也弗聽密謂張布曰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
 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
 睛示必殺之勢雉亦知驚飛遠舉以避其怒矣今緄之黠
 過於雉而吾之智不如狐必欲圖之計將安出布頓首曰
 曹髦遠夫

曰帝執以付緄曰帝特許焉曰帝皆令載往咸令給予不一而足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帝知此意矣

誠如聖諭陛下必欲圖之非丁奉莫可使者其人雖不能
 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緄秉國威將行
 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如何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
 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帝納其
 計因會請緄緄稱疾帝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得已將
 入衆止曰將軍寧不聞諸葛公之事乎不如母入緄曰國
 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
 遂入尋火起緄求出帝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
 離席奉布目武士縛緄遂殺之以其首令衆曰諸與緄同
 謀者俱弗問緄威權彊盛帝乃不動聲色而誅之君子謂

張布進人丁奉納計故能誅鋤跋扈易於拉朽倘機一洩高貴之禍立見矣君臣協謀事故可濟不密之害何可勝言

帝賢於漢靈遠矣。

評曰休之誅琳也。啓於張布成於丁奉。然微順其意曲

從其請使入其計而不知則休之深謀密畫非一日也。

國家不幸強臣在側當以此為法不煩兵衆而厝於秦

山何進檄外兵曹髦奮匹夫之怒皆至於敗無足怪也。

初帝為瑯琊王張布為左右督素見親幸及琳之誅布有

力焉厚而寵之專擅國勢多行無禮休銳意典籍欲畢覽

百家之言與祭酒常曜博士盛冲講論道執布恐入侍發

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飭說以拒逼之帝曰孤之涉學

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

吳帝識張布之詐

帝王好李活之天談

張布為國大臣不廣

暨賢才為帝輔弼乃

以忌刻之私行其蔽

塞之計使休不得為

令主而已為名臣身

之不終非不幸也

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謂從

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

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

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

耳。布曰不爾也。但懼妨政事耳。帝曰典籍之事患人不好

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

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

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乃退。

評曰琳強布詐孫休於琳則曲從其意於布則直叱其

短休亦可謂御下有術矣。

必克蜀

魏伐蜀。吳人問張悌曰：司馬氏得政已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附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振四海，崇詐使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不懷其德，丕叡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

以神武言
德不如操
以寬仁言
操不如懿
加以丕叡
國循師昭
濟美此一
統之勢不
在曹氏而
在司馬也

張公料

智勇無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脩守備，辟如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諸葛復生，無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因危而伐，始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克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

評曰：吳蜀二國相依而立，進成犄角之勢，退有唇齒之形。蜀亡則吳不能獨存，此張公之深慮也。而諸臣方晏然自得，以司馬不能為蜀難，亦左矣。

華覈表蜀

蜀之亡也
可為寒心
矣之君臣
恬不為意
覽覈之表
忠臣為之
扼腕智士
為之掛冠

蜀亡中書丞華覈聞之歎曰吾聞唇亡則齒寒蜀舉則吳必為之後今主上不知群臣不聞此所為燕雀處堂母子相煦不知棟宇之焚禍將及已也乃詣宮門表曰聞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阻險謂當無虞今聞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滅桓公存之楚人滅江秦伯降服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雖草莽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冲悵之情謹以表聞詔報曰覽表知卿遠慮誠如卿言道里長遠不能救振且不能西益蜀亡徒北結魏怨耳然聞日者言德星在蜀今魏伐之不祥順天者存逆天

者亡魏有內患而事外功竟為誰拓土也

評曰蜀為與國聞問不通上下相蒙蔽而勿達覽覈之表可以惕然省怵然懼矣曾不容嗟於蜀亡而乃僥倖於魏敗以此立國其能久乎

歸命侯 凡八章

諱皓字元宗權之孫故廢太子之子初封烏程侯帝崩大臣迎立之在位十七年降于晉封歸命侯

高彥計立
歸命侯

初景皇帝立封皓為烏程侯就國相者景養相皓當大貴皓掩其口曰族矣然內喜而不敢泄烏程令萬彥與皓善說皓曰江東雖小故太子之舊國也太子不立而君侯尚

在天下事未可知。臣請為君侯圖之。皓曰：先君既已捐孤，孤復何望乎？會景皇帝薨，或為左典軍，說丞相濮陽興曰：蜀國初亡，交趾新叛，國內震懼，利得長君。烏程侯才識明，斷加以好學，奉遵法度，昔澤侯既誅，諸呂迎立代王，卒安。劉氏正今日丞相之事也。興曰：謹受教。或又說左將軍張布曰：丞相已定計迎烏程將軍為國重臣，何不贊而成之，而使功獨出於丞相也。布曰：烏程侯何似？或曰：英明果斷，長沙桓王之疇也。布曰：諾。興布意合，相與說景妃及太后，朱請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尚吳國無殞，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

或誠善謀 惜其用之 於非人也 舉百年之 業付之慘 毒之夫不 亡何待興 不足責布 恐功不出 已信而立 之其罪大 矣

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始悔曰：奸人誤國，吳祚不永，吾二人之過也。

評曰：或之為皓謀，亦甚奇矣。呂賈入秦，莊襄歸國，計無過此。或以皓不立，吳不亡，故興布歸罪於或，不知吳之亡也不在皓立之日，而在蜀亡之時。大勢已去，孫權復生，不能支也。

張氏二女 報其父

二女精神

相感志謀 相協故俱

不待言之 畢也

孫皓殺張布而納其女為美人。美人姊適馮氏，美人將入宮，過其姊，姊泣而送之。美人曰：入宮見天子，安知不能雪父乎？姊曰：妾固願美人之無忘父也。於是媚事皓，淫樂無節，援引姣好，希恩乞幸，務極奢靡。凡進御，小不當意，投棄

姊之計終
亦美人皆
以身報父
身辱父雪
其志畢矣

不惜內虛御藏外荒國事皓竟不悟以為美人賢不如一
日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捧方孔切殺
之既而悔思美人顏色問左右布復有女不左右以馮對
乃奪入宮拜為左夫人夫人初入宮喜曰妹志未成吾當
終之於是晝夜房宴皓出視朝輒怒不起自是皓不復出
使上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千數令宮人着以相撲朝
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作姦盜府藏為宮夫人病且
死謂皓曰妾幸託掖庭不能卒事陛下今且死乞葬苑中
使妾魂長在宮掖也妾聞之骸骨有假物則不朽陛下無
愛金玉珍寶以為妾殉使狗馬之餘免於蝼蟻妾之幸也

皓惑其言為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大奢麗皆謂皓
死所葬者是也而皓實不死皓滔奢極欲以至於亡二女
惑之也君子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
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殺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
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
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
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二女始物之理也

評曰父仇不報難乎其父失身報父難乎其女

人有以不死之術見皓者謂皓曰陛下有仙視然耽於酒
色殘暴不仁天帝將除其籍今能息慮絕欲從臣術可不

人或說孫
皓

死。皓心慕之。中黃門曰：陛下何不使人試其術，信而後學之。今宮中給事病且死，外體澤而中髓枯，馮而能立，式而能起。若其術能生之，陛下學未後也。不然，徒輒房中之樂而無益於事，皓以為然。乃遣給事往，亡何給事死。皓召謂之曰：若術能殺人乎？何其死之遽也。有說則生，不則死。對曰：臣術不能殺人。臣昔受命於師曰：得其人而不傳，與不得其人而傳之，竝有天刑。今其名已在鬼錄，而欲傳之，是干天刑也。若竟臣術，臣之丹成，即枯朽可起。况外骸澤而中髓枯，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此何足為臣難也。皓曰：此妄言耳。命收之獄中，使人說皓曰：使其術信也，殺之且不能。

使其不信，殺之適以明人之欺。陛下不如勿殺，皓乃止。

評曰：皓之淫毒已甚，吳之亡形已成。故出而說之，以為

萬一或悟，少延須臾耳。幾乎以身弒禍，亦危矣哉。

鍾離牧
朱育

鍾離牧督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朱

育宴，慨然歎息。育揣知其意，因謂牧曰：在朝諸公，以際會

取侯，自謂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沉於

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伏波有言：人當

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

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

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耳。育復

牧雖不度
力不量德
然其愛用
之志則有
可嘉乃以
武安自勉

廣國有范叔不能遂其成功此又妄為大言以護短而飾詐也斯何時也牧何人也而敢為此言也哉多見其不知量也

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
牧曰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慷慨陳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君害吾者有過范叔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獲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云無為不成也

評曰進取之事呂陸諸公所不敢議牧也慨然嘆息不

憂援國已亡大勢已去而憂陳請之不遂兵勢之不足何其欺人哉

丁忠請大舉北伐

五官中郎將丁忠使魏會晉受魏禪忠還報曰北方有事守戰之具不設可襲而取也昔漢末造天下瓦解曹公百戰收合餘燼然終其身不敢議禪代丕乃為之當時猶安於曹氏者皆亮曹氏取於群盜而非取於漢也設無曹氏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司馬世受國恩受遺輔政乘其寡弱因而攘之天下詢詢許容切思魏不絕且昭死他不足慮陛下宜乘此時大舉北向而西遣人立蜀後以為之援且告天下曰吳與魏蜀勢如三足缺一則傾蜀魏既亡

魏之忠臣義士畧已漸盡故司馬可以得志忠欲乘

時大舉君臣相安上下不思何時之可乘乃其立蜀後復魏祚則亦奇論繼上可聽者矣
 惟吳尚在志在雪仇興復二國天下必有仗義而起者兵
 既有名氣當自信願陛下無失此時皓深然之以咨群臣
 鎮西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
 相侵伐無歲寧居今敵新并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
 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徵幸
 求勝臣見其害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
 誰能去兵譎詭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寧可棄乎宜遣
 間去去聲謀徒協切以觀其釁皓陰納纂言然懾於蜀亡竟
 不敢發君子謂忠策雖不行亦足壯義士之膽矣

評曰北伐之舉殷札請之於前丁忠請之於後札猶當

權全盛之時忠則當皓荒淫之日札不能得之於權忠
 豈能得之於皓也然遣立蜀後以為外援布告天下興
 復二國志則大矣辭則正矣

北瑁以信
降人

交趾叛吳吳使北瑁攻之初霍弋遣楊稷毛吳成交趾與
 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
 沒者刺史伏其辜稷吳音黃曰諾既而瑁攻之急稷等未
 滿而糧盡乞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竝諫曰霍
 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
 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瑁曰不然盟誓
 之立教民信也未百日而降是臣不信於君我因而受其

此猶有伯
者餘風戰

國以後元
此議論

降是君不信於臣上下相賊亂之始也且吾降之將用之
也不信之臣將焉用焉竟度日而受之糧糧足而又救不
至乃納之君子曰病而乞降不窮其力信以懷貳以服其
心汜璜有焉

評曰乞降不受以全其信給糧使守以服其心仁義之
師不過也然霍弋已死稷吳奪氣已入彀中无復之耳
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非權宜之計也

陸抗憂國

陸抗守西界兵漸消滅國家師旅時動百姓疲弊吳之君
臣莫以為意抗常憂之臨病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
處下流受敵一境若敵放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

其在孫權

陸遜君臣

合謀日夜

為計以西

陵為門戶

惟恐一旦

有變故重

兵不去其

地乃後之

子孫視之

恬然且昔

為與國猶

不地備今

與仇鄰肆

不安志賢

不肖相去

豈不遠矣

其

然條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
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昔在西垂以為西陵國之西
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
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父迹故深
知其阨塞之處要害之衝前乞精兵三萬屯其地猶恨其
少後益損滅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封內懷百
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夕難以待變愚以為臣
所部不滿十萬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其巧故兵不增制不
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朝臣見抗疏以為北
部平曠利用大軍西境居其險要自足以守不從抗言後

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評曰：甚哉輔車之勢不可失也。蜀若不亡，吳與接境，則

不必增兵於西垂，而且得專力於北部。順流之勢，不得

行，飛渡之威，不得逞。柰何！捐蜀不救，請兵不增。益州樓

船下而石頭降，旗出矣。陸公真憂國臣哉。

張悌死節於吳

司馬氏伐吳，張悌率眾渡江，逆之。至牛渚，沈莹曰：司馬氏

沈莹猶為有策然莫可奈何

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

其在朝名俱死悌

邊江諸賊，盡莫能禦也。敵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蓄眾力，

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

餘而勇是不足柰何一木之小欲支大厦之顛也

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兵必駭，不可復頓。

今宜渡江，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

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

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以待敵，君臣俱

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悲乎！遂渡江，戰。吳軍大破。諸葛

靚與五六百人退走。自往牽悌，謂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

悌死節之志已决非一時出於慷慨故諸葛靚必不能牽而挽

卿一人所能支。如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今得身殉社稷，復何遁耶？靚流涕而去。遂戰死。

也。三維
得張公亦
足以觀

梯之戰死也。有柳榮者，死已二日，忽大呼，言人縛軍師，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人縛張梯，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叱榮使去，不復有言。其日梯戰死，嗚呼，豈非天與！

評曰：張公之烈，吳國一人而已。然其謀則未盡也。若從沈瑩之計，制上流之衝，多設備兵，畫江以守，至於事窮勢極，必不可為。然後身死社稷，未為晚也。渡江逆戰，多寡不敵，一敗之後，不可復收。此張公之計失也。若曰：吳之必亡，賢愚所知，一死塞責，不復為慮，則心有未盡，死有餘責矣。

三國策卷之九終

